



禮  
記  
恆  
解

禮  
恆

共  
八  
冊

0712  
1.474  
7



門仁12  
1474  
卷7

禮記檀弓卷二十六 脫年定本

經解

雙流劉沅輯註

古無六經之名孔子贊易刪詩書修春秋論定禮樂門  
人記錄相沿至漢尊為六經此篇所記不止解六經記  
者特因篇首所言而名之首孔子曰三字或孔子刪定  
後嘗有此言以謂門人其為人也以不則記者之言耳  
非夫子自以為經且謂六經久已為教也前人或謂以  
為孔子之言又或疑其誣皆未深察也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理也教厚詩教也

禮記恆解卷二十六 晚年定本

經解

雙流劉 沅輯註

古無六經之名孔子贊易刪詩書修春秋論定禮樂門人記錄相沿至漢尊爲六經此篇所記不止解六經記者特因篇首所言而名之首孔子曰三字或孔子刪定後嘗有此言以訓門人其爲人也以下則記者之言耳非夫子自以爲經且謂六經久已爲教也前人或盡以爲孔子之言又或疑其誣皆未深察也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



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

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

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易良之易去聲屬音燭比音昇

此夫子刪定之後言此以教門人見易詩書禮樂春秋皆本乎人情之自然而為教也入其國其教可知謂觀其風俗而知上之教化近於六經非謂六經久為治國之常經而以其俗考之也其人之性情和平忠厚者即有得於詩教下放此疏通知遠疏解通達而知事之成敗遠近廣博不迫隘易良簡易良善絜不淫雜靜不煩擾精微理致深細屬辭比事比合其事而以類相屬著於辭以上六者性情學問之所就本有此六者夫子以為有得於六經之意六經之教因而為之綱紀節文學者善學之則益以成其德器不善學則各有失學詩而無裁制則必一於和柔失之愚昧學書而無擇別則必過於信古失之誣罔學樂而無節制則必過於汜濫失之奢放學易而無變通則必過

求深刻失之賊害學禮而無經權則必務於儀文失之煩苦學春秋而不精義則必泥於記載失之變亂夫子先指此六失以

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

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

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

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蓋漢儒因孔子之言而明其效然聖人教人誠正修齊自有本末之功克復功深如夫子自言不惑知命以後六經之義自無不該必區區分別某事由某經得來亦拘墟矣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竝明明照

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遺去聲

自此至篇末皆記者因言六經而推廣其義特以天子言之明教必自天子始耳與天地參以其位言德必配天地而後可兼利萬物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祇是人情物理曲折精微周知之故道引導備仁聖禮義於己而因以及人序次第精粗各得其宜也雅頌之音環佩之聲鸞和之音則又即其燕處行步升車見其斯須不違禮樂之驗申之曰居處有禮進退有度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矣故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而引鸞鳩之詩以美之  
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

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

發號出令而民說適得乎民心之所同然也故曰和上下相親恩膏洽浹故曰仁體天地之道和民民不求其所欲而自然得之如天地生成之不爽故曰信天地之害水旱疾疫兵戈之類國有道而天心順人事亨也義斷制之意器鄭康成曰謂所操以作事者孔門止言王道而此云霸者漢襲秦俗以王霸並稱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圓音縣

元音

上文言仁聖義信等事而此下專言禮禮尤善治之具耳  
輕重不齊曲直難分方圓不定喻人情物理不可以一概  
而定禮猶衡與繩墨規矩以此正國而姦詐自泯  
姦詐不正者也必先毀禮而後有之審精明之意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  
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  
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  
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長上聲

隆崇重之由行也方猶道也極言禮之不可不務禮不外  
於敬讓敬讓之道也句領起下文能敬讓則無所往而不  
可故引孔子  
之言以結之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

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  
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  
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  
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別彼列反坊音房本

又作防壞音  
怪去上聲

上文言隆禮由禮所該者廣此又舉其大端言之春日朝  
秋日覲大日問小日聘臣子之恩臣子思君親之恩故外  
而弗懈喪祭尤其重者鄉飲酒尚齒男女易嫌故為昏姻  
之禮以別之人情易肆猶水易泛也禮以禁亂猶坊以止  
水必不可  
稍潰其防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

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眾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辟音僻行去聲

就上文反言之以著其弊上言禁亂故由朝廷而及下禮由上起也此言流弊故由昏姻而及上亂從下生也苦患也夫婦不得其正各有所苦淫僻其甚焉者長幼序失未必即爭而爭鬪其必至者臣子忘恩則必倍死忘生君臣位失則必倍畔侵陵此乃理勢之必然而防之所以不可不以禮也

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遠去聲

教化也微謂陶淑變化使人不覺循禮則正故止邪於未形慎始謂豫養其敬讓之心凡事莫不起於心心有毫釐不正而言行動靜其失即有千里之謬禮所以正心也

附解古未有經之名也後人尊聖言而目之為經經者徑也修道之路徑經者常也天地之常理人無不得天理而生則踐天理而無愧於人即無愧於天經之所言豈聖人所獨得哉當聖人而存或為君相或為師儒其言行何一不可為法而親炙者猶或弗能率由況聖人沒而言行僅見於書何以學之耶君相師儒其位殊而覺世牖民之責不殊周官曰儒以道得民師以賢得民非備三才之道而通

萬物之情者曷云有道又曷堪爲師自春秋戰國益以暴秦而先王之道已微尼山授受亦第以成己者成人初非欲其傳世久遠也而前聖之道賴以長畱絲竹傳音藜光照讀天眷斯文孔道復興一時人心翕然好學深思之士復彙集遺言垂諸奕禩蓋天理民彝之公自不可得而泯沒耳易象詩書禮樂春秋其始特洙泗一家之言其後遂尊如日月漢世通一經以上者無不登庸而經之爲天下重益甚然德如孔孟者希故誠正修齊始終本末之功文字旣不能傳淵源又不可必則經雖顯而經義實多未宣

若此篇名曰經解實不盡言經豈非經之所言所以範圍曲成者猶未深造而曲暢其旨歟方今

聖

人在上禮節樂和生成萬彙凡屬經義無不昭然而承學之士亦得以私淑其身誠經學昌明之會矣顧失愚失誣諸弊不在於蔑經而卽在於窮經學者其可不返身而思求其無忝乎



其無亦乎  
禮不致於其難而明其氣  
禮不致於其難而明其氣  
禮不致於其難而明其氣  
禮不致於其難而明其氣  
禮不致於其難而明其氣  
禮不致於其難而明其氣  
禮不致於其難而明其氣  
禮不致於其難而明其氣  
禮不致於其難而明其氣  
禮不致於其難而明其氣

望

禮記恆解卷二十七 晚年定本

哀公問

雙流劉沅輯註

御案大戴分問禮大昏二篇家語亦二篇小戴以俱哀  
公所問故合之哀公十一年孔子反魯時公年十四大  
昏未成其後立公子荆母為夫人而以荆為太子國人  
惡之又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因如越然則哀公所以失  
魯國者三綱而已愚按此論深得夫子立言之意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  
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

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

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長上聲別彼列反數入聲

大禮謂禮之大者尊謂稱揚之至否止其謙也民之所由由禮而後為人異於物也孔子即以禮之大者對天地之神不特天神地示有等級凡神在天地之間者其禮亦各有攸宜故曰節君臣上下長幼之位必辨之而後分嚴男女父子兄弟之親必別之而後情洽昏姻由男女父子兄弟而及者也誼親則數相見誼殺則間相見其交有別以此之為尊敬然君子以此故尊禮也然若不敢定之詞對君言謙也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

文章黼黻以嗣黼本亦作彫鏤力豆反黼音甫黻音弗

能身驪行也會合聚處節限制處會通而得其中也成事有功效嗣繼續綱紀立而後修其儀文

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算備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

如此腊音昔幾音祈

順之民利而行之也言謂詳求之也蓋民既樂趨乃詳悉講求使詣於精微凡禮皆然而此特即上文事神一端以明之也上言天地之神而此祇言宗廟之神者能享親而後能享帝也算數也謂喪禮一切儀度等殺喪者祭之始也鼎俎豕腊以事生者事死修宗廟敬祭祀而仁孝之志篤則宗族皆親矣即就也事生備物致敬而自身居節儉則素位而行不求豐腆即孔子所謂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意雕幾刻鏤見少儀與民同利公利於民而不自私惟



者正則庶物從之矣

別彼列反

吳氏澄曰三綱人倫之大者庶物庶事之小者大綱先正則小者莫不正

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與敬以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迎去聲舍音捨與平聲

鄭康成曰無似猶言不肖大昏國君娶禮愚按愛人人為天地之心愛人乃不負天立君師之意也愛人則必欲其生全而非禮則不能生全之禮無不敬故以敬為大敬莫重於人倫人倫始於夫婦故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言其禮至重也冕而親迎親之也合異姓而親愛之親之也者親之也言自今以往事宗廟延子孫其親無已時也與敬為親必相敬而後相親始久故君子冕而親迎與起敬意也不敬則不為親愛之仁也敬之義也愛敬得其正施諸天下無不可故曰政之本也與歎美之辭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輔氏廣曰願有言然疑似之意不敢以為是也先聖之後愚按對哀公言天子諸侯皆神明之後故云然朱子曰通天子而言是也

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

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  
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  
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  
興之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焉音烟

固固陋哀公喜孔子之言欲其更進其辭孔子因言夫婦  
本於天地不可不重而又言若能正夫婦則為政易矣內  
謂家庭出謂朝廷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宗廟之禮不  
外乎孝敬夫婦之道內修則正其身以事宗廟而祖考格  
神明享直言之禮謂身修家齊其條教誥令皆本身所行  
以言者故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二句為哀公勉也物事  
也事有可恥遺憾於心國有可恥召侮於外苟能行禮則  
足以振之故為政莫先於禮御案哀公十一年孔子自  
衛反魯時公年十四大昏未成其後立公子荆之母為夫  
人而以荆為太子國人惡之又患三桓之侈欲以越伐魯

而去之因遜於邾遂如越然則哀公之所以失國者三綱  
不正而已三綱又以夫婦為本夫婦全在正始闡門王化  
之始也古今至  
理要不外是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  
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  
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  
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  
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  
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如芳菲反愾音迄大音泰

有道有其義妻襄內治而承親故曰親之主子承親後因  
妻子易狎故明其道以告公而敬身尤敬之本也枝以木

喻也親為根身為枝藝視其身則傷親而枝亦不久象百姓所取象身也妻也子也百姓皆有之敬己身及子與妃而推以及百姓人各正其身以端人倫志氣相通天下如一家也御案懶字從心從氣志氣充塞無間意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作辭藉口也作則效尤也如此則何有敬恭惟言行皆當則不待命而敬恭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

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

樂音洛

成名成德之名百姓歸其德謂為君子之子是成親之令名也就哀公所知言其實成親不止此故遂言古之為政者以愛人為大德施於百姓則身之所造者宏而安土自適克享天心樂天德合天而天眷從之性分有真樂也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物射者所立之位凡事有一定不移之則如射者必立於物也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已止也天道於穆不已日月運行尤其顯著者人君法天道以修身至誠無息則身成而治畢具矣閉閉藏天悠久無疆不閉藏其象人君久道化成當如之天本無爲而萬物自成及其成功顯明可見人君能以德化民禮樂文章一如天造之自然而不容已及治定功成巍巍乎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一天道也

公曰寡人蠢愚冥煩子志之心也

蠢如容反志音識

蠢拙愚昧冥煩煩擾自言知識言行不足以副子之所云子志之心言其理惟子自識之已不能行也

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

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

蹴音蹙辟音避

蹴然驚謝貌哀公自謙而尊孔子故蹴然辟席以對御案對天則爲仁人對親則爲孝子不過乎物祇一成身而已天之理全具於身而身實親身全天之理以事親是事親如天即事天如親也自占聖賢成身之外更無學問

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

也是臣之福也

公聞言而慮後罪是有志於成身矣故孔子美其言而以爲己福

附解女樂歸而膳肉不至夫子遂行本國臣民棄君相而遠

適安敢遽歸此之齊之衛之陳之蔡所以久於風塵也後

人弗察謂子周遊列國干主求知其誣已甚康子雖遵父

命召子還魯而實不能如季斯之用子也子故退老惟刪

訂以教其徒爲考當時哀公非不知子之賢者特事權已

去無可如何而老臣燕見亦有虛己之懷中庸所記哀公

元言心解卷二十一  
問政子之告之者綦詳而公實愚柔不能自振此篇因問  
禮而言政竝及大昏與成身所以望公正身齊家者尤切  
焉夫人倫之本萬化之原未有正內正外無功而能正天  
下者也陽教陰教理而綱紀昭庶政肅凡古聖王莫不由  
斯後世法制恆有聖人所不能及者矣而宮廷不治百弊  
叢生夫子之言豈迂緩而不切者歟或謂成身之學非旦  
夕可爲不知人君太阿在手草偃風行公誠用子如湯之  
於尹則齊治之道既不難以維新而格心之非尤必轉移  
有道卽三家積習如頑金入鑪方且變化而不自覺矣而

無如不然是魯之不幸亦斯世斯民之不幸焉故親之枝  
親之後人習聞之而罕能究行之大易之垂教也陰陽相  
需而生萬物人知陽尊於陰不知陰濟乎陽天施而地生  
夫之所以爲綱也陰靜而陽動妻之所以爲齊也五行生  
成天地各有其功日月往來陰陽互藏其宅乾坤六子配  
偶昭然亦功由代嬪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  
不能行於妻子孟子之言豈非萬世之藥石乎夫使天理  
之賦女果不如男則風化之源關雖可不作妻而賢得賢  
夫而益彰妻而不肖得賢夫而亦免不肖上事宗廟下延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  
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中竹仲反給音急

方氏慤曰三人侍坐之序子張首子貢次子張未對而子貢對故為越席也愚按敬主於心心敬而儀文不足則野恭主貌貌恭而過為言辭則給勇徒力而無德則逆子貢能言恐其意主於恭而誠不足故言給於口易奪其仁厚之念給辯給也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眾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

教也食音嗣

過不及皆不得乎禮之中 御案子產十五字家語別見正論而其言特詳疑脫簡在此是也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重言禮乎禮歎美詞人情必本天理理是矣而猶恐有太過不及之失故先王制禮節文天理以適中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與音餘食音嗣

領總攬收拾之意好善也惡必去而後善全仁天理也禮本天理之自然而為之節文非有加於性分也故禮之所在即仁之所在郊事天社事地禮本於天地聖人不敢有加於天地故獨郊社言義鬼神即天地陰陽之靈禮行而

此心之至誠愷惻無不徧達  
五者舉其目之大者言之也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  
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  
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  
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  
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  
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眾  
之動得其宜

長上聲後皆同量音諒  
下同錯七故反又音措

上文言五者之禮而事天地祖宗尤仁之本而禮之原故  
特申言之事天如事親事親如事天乃能行其禮故治國

如指諸掌下文又推廣言之居言其常處言其暫居處不  
止家庭凡尊卑晉接皆有禮則長幼辨矣閨門之內至近  
且狎而有禮故三族和三族諸儒說各不同以父族母族  
妻族為是蓋族類也母妻異姓而為至親自當別為一族  
禮有親疏隆殺各如其分故和朝廷之禮至繁莫非使上  
下各得其職各盡其誠故有禮則官爵序田獵不止為從  
禽藉以閑習戎事軍旅無禮則將驕卒惰武功安得而成  
得得乎禮之中也方氏慤曰量左為升以象陽之升右為  
合以象陰之合仰者為斛以象顯而有所承覆者為斗以  
象隱而有所庇外圓其形動以天內方其形靜以地鼎口  
在上以象有所受於上足在下以象有所立於下足奇其  
數參乎天耳偶其數兩乎地疏以達高以粗廉以深闕以  
奄器無適而非象止以量鼎為言者量為器之大鼎為器  
之重也味得其時飲食順天地之性非時不用皆有禮樂  
以導和凡器數八音皆有禮以節之車得其式若考工記  
所言等威儀節不紊鬼神自郊社以下禮不同而誠敬同  
禮以將之則饗喪紀凡一切喪禮不同致其哀則同辨說  
義理各依類而求以禮折衷之黨類也官各有職政事各

禮記卷之三十一  
有宜合禮則不失官之體而施之也順又總言之凡加於身而錯於前所動無不得宜也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偃偃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辯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眾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眾也去洽

聲相去聲偃音昌錯音措

即事之治就其事理而為之實禮以治之也瞽之相幽室之燭須臾不可離者耳目手足自身之至便於用者而無禮則不知所以加所以錯極言無禮之不可也鄭康成曰凡言失者無禮故也策謀也祖始也洽合也言失禮無以為眾倡始無以合和於眾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

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

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

已女音汝縣音元闕音缺夏上聲籥音藥申去聲還音旋齊音慈振平聲

又言禮之大者猶有九事蓋皆天子之事也知之則明禮樂之情而有中和之德雖無位而即其所事亦聖人矣下申明之大饗有四之實諸侯來朝饗之太廟之中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以迎賓一也揖讓而升堂升堂而賓主獻酬以暢情二也升歌清廟下管象以文武之德相勗三也大夏禹王之樂亦依序象舞而興以明文德之大且遠四也經文止言下管象而不言升歌以事相屬文不必備下文互見之也知仁即上文仁賓客意曲行中於規方行中於矩和鸞中采齊之曲客之出也以雍詩送之禮畢之時歌振鷺以徹器五者又君子平常之禮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凡天子燕羣臣皆然不指大饗此五者與前而九即此以明君子無物而不在禮君子聖王也入門金作三句

又申言大饗禮之意不必親相與言數句又推言君子以禮樂相示躬行教人不在言語示情以情相厚示德以德相讓示事以事相勉也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

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繆音

理也禮本天理而制者也節也禮嚴而以樂和之節其太過也心依於理動而成禮情得其和作而成樂故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詩本性情而導之和禮之用和為貴不能詩於禮必多錯繆樂有聲音綴兆文飾而宣其豫不能樂於禮亦太質素然樂所以行禮薄於德則於禮虛文耳備於身而有德然後可以行禮薄於德則於禮虛文耳

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

即事物而為之制度即人身之云為而為之節文非禮不可然行之視乎其入必厚於德而後可也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

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

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與音餘

窮當時人目夔之名夔掌樂人遂以為不達於禮謂其有所窮也子言夔實古之賢人不可妄議凡人通禮而不通樂則太質素通樂而不通禮亦屬偏長然夔非其人因歎世人以夔通樂而不通禮是以傳其為窮也然夔實古之人也舜命夔教胥子虞書命伯夷典朕三禮伯夷讓夔是夔知禮也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

而已女音汝

明於禮樂身體之而無弗宜也舉而錯之舉此置彼不煩他道

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眾之所治也禮之所廢眾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

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

復扶又反大音泰而樂之樂音洛長上聲

凡筵綴兆之類禮樂之文而非其本也行必踐言則物則協矣樂而行之則天性適矣皆本心德以為禮樂故可以南面而平天下體謂君身君身踐禮樂之實故諸侯朝萬物服而百官莫敢不承事有禮則治無禮則亂有目巧而因以禮為制度則有奧阼下交席之上下車之左右行有隨立有序皆然禮本人心自然之理人事當然之矩而為之自古如此聖帝明王辨等別嫌莫敢相踰越皆由禮出也

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矇音蒙

吳氏澄曰若發矇如徹去其蔽目之物然

附解聖人以禮陶成天下本天理人心之良而制為法度五帝三王道同而法不同豈故為更張哉時勢所趨因革異

宜通其變而適乎中固非一端所可概也成周之禮肇自文武成於周公至春秋而已敝孔子以禮教人不過一王之制身體以詔其徒非敢自為著作干為下不倍之義而其不合於時者折衷去取蓋亦多矣若此篇所言亦特舉其大略而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二語尤為切要蓋聖人以學道望人凡克復中和之義平日悉有功能而言行動靜又束身規矩內外兼修本末交養原非第求諸器數文為之間諸賢日聞至教故所語無不曉然而後世則第求諸字句安得不流為拘鑿耶猶有九焉一節不詳

其說則似夫子未嘗盡言諸賢不知而亦不問故特疏通之抑此篇記者蓋好學之儒非成德之士聖門以仁爲學仁者人也義禮智信皆所以行仁子言仁鬼神仁昭穆而又曰君子知仁焉明夫禮之所在卽仁之所在諸賢平日爲仁蓋已知貫通之義故變禮言仁若夫禮之事至繁行禮之道亦博三子蓋久已得其本原而此則更廣其思慮耳記者以爲聞言發矇則視三子太淺且不知聖門師弟相與勵行者非後世經生之學也故詳論焉

禮記恆解卷二十九

晚年定本

孔子閒居

雙流劉沅輯註

閒居義見前篇篇中語多精粹前人註疏多影響隨文而具正之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閒音閑凱與愷同弟音悌夫音扶

孔氏穎達曰詩大雅洞酌之篇美成王之德凱樂也弟易也謂成王行樂易之德爲民之父母也愚按禮樂子夏所



知夫子因其問而進之欲其達於禮樂之原五至三無皆起於幽獨而極於天下致之行之必有誠身盡性之功馴至乎志氣如神則可橫於天下而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方氏慤曰敗者成之對不言成而止言敗者君子思患而豫防敗尤在乎先知也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

五至 哀樂音洛塞入聲

志形於詩而詩所以道性情性情正即禮也禮主敬而行之以和故樂亦至焉樂者樂也樂不可極樂極而生哀哀

樂相生戒其樂之過也蓋五至以至極為名惟樂不可極哀不可過以得中為至故特名之合五至而言之中和而已中和即禮樂之原也五至之原不可得而見聞而其盛充塞乎天地故以至名之志氣由學養而出非猶乎人之志氣也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其讀基宥音又逮讀棟選宣面反匍音扶又音蒲匍音服又蒲北反樂有聲禮有體喪有服人所知也而其本在心心之至誠不可得而見故曰無上文禮樂之原即此也子夏求詩言

之近似者以實之子言昊天成人命之詩言成王夙夜基天命於宥密則其中和在抱即無聲之樂也栢舟之詩言仁人一身威儀棗棗不可選擇則其身心皆飭即無體之禮也谷風之詩言凡民有喪匍匐往救蓋以哀切於中即無服之喪也夫三無者非謂廢聲與體服也謂夫無其原而徒事其末則無取焉引詩亦祇言其近似而已其實則必深造而始知也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

大量之宏美義之粹盛用之廣服習其事也起與起無已如下文所云

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

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

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

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

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於孫子施音異音音旭聞去聲

五起皆從微至著由近及遠蓋功效自然之次第也無聲之樂始則氣志不違乎中和化乖戾之氣而已繼則養之漸熟太和在抱氣志自然順從由是和氣迎人日漸聞及四方而人之氣志亦為之興起感化矣無體之禮始但檢束威儀求其從容而已繼則服習漸熟威儀翼翼而莊肅由是施及於人上下皆安其禮而和同然且愈進而愈精微日有所就月有所將施及四海無不得宜矣無服之喪始則內存恕心於凡疾苦之事常覺甚悲養其惻怛之懷而已繼則施及四國痲瘵在抱由是純仁之德昭著施於孫子咸世其仁孝矣夫所謂三無者非果以無為尚也蓋

夫子欲其從事本原故以無言之然其實必驗之於推暨也故又歷歷形容之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於九圍是湯之德也

參音驂勞如字

覆去聲齊上如字下讀躋假讀格祗諸夷反

三王禹湯文武參並列而為三也天地日月覆載照臨似勞矣而實運之以無心貞之以至誠王者奉其意以治天下而無一毫之私則亦勞而不勞矣因引詩之美成湯者以明奉三無私本於敬德也長發之詩頌商世有令德帝

命已順之矣至於湯而德與天齊湯之生也適當其時其聖敬有加無已昭格于天遲遲久遠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為法於九州焉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為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

霆音廷耆音嗜翰平去二聲

此乃言天地之無私而聖人所以與之參者天有四時春秋冬夏寒煖異用風雨霜露舒慘異情而屈伸消長以遂生成無非教也地載天之神氣神氣之易見者惟風霆風霆流形庶物感之而露生其鼓舞變化居然可見故曰無

非教也聖人者德極純一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固已與天地合德矣故天心降應凡聖人願欲之事將至必有先為之兆者如天將降時雨而山川出雲自然之符也其在詩曰崧高維嶽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而為周之良臣此詩非詠文武也而文武之時德合於天天生聖賢以成明備之美此詩之云即可以當文武之德也言商周而夏王可知且即詩之近是者言蓋以子夏可與言詩之故也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

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之王去聲聞去聲大音泰

鄭康成曰弛施也協和也此又申言參天地之德必先令聞孚於人而後休應協於天不徒侈言符瑞也明明天子明德至明之天子令聞不已必其德不已而後聞亦不已也三代聖王莫不如此又引詩言施文德而協四國太王積德開周其德足以當之蓋必文德協於四國然後令聞不已積久而與天參此聖人立言之密也

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蹶音

鄭康成曰承奉承不失墜也起負牆者所問竟辟後來者

附解自天地定位而萬象列焉惟人賦氣受形尤為五行之秀是以兩大之功業待人而行乾坤之精神亦藉人而著孟子曰惟聖人可以踐形謂夫形之所在莫非理之所在而人之形氣尤與天地一也第形賴氣以成氣以理為宰理之散著者即形可知而理之淵涵者非跡象所能盡也聖人深知天地之故而以學望人為仁也明明德致中和也孟子更質言之曰存心養性事天而以為不動心由於

應言心解卷二十九  
養氣夫七尺之軀其氣幾何而直養無害可以塞乎天地則其約之爲方寸放之彌六合者豈見見聞聞所能概哉此篇子夏問民之父母而子言必達於禮樂之原告以五至三無與三無私其所謂無者非果無也發於外而經綸參贊者皆其蓄於內而無臭無聲者且也德合天地道洽民生成功文章亦若大費經營而實則出以自然行所當然初無一毫私意寓乎其閒蓋天命之性卽太極也太極本無極而性何以有形虛無清淨者養心之法也而人以爲異端夫心在後天至陽而含至陰陰之流動者恆多而

陽之鎮定者常少去其濁葆其明必至靜而天性始昭克己復禮克去後天之陰邪復還先天之陽性耳其靜而虛明者始能外而省察內外交脩本末交養固非一端可盡孔子曰仁者靜孟子曰不動心心至動也曷爲不動非克復之久而至虛至明乎此篇之三無其原必由靜養夙夜基命宥密宥密者養心之所非謂心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在天則無聲無臭之源在人則不覩不聞之地致其中而萬理歸一實無名象可求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心也而實皆性也非復性之人安能知之子夏晚年深

禮記心角卷二十九  
造子故進之以此而其所以聞言即信蹶然而起則以平  
日爲仁實踐於心性之學者久故驚喜而不自安也後世  
第知夫子教人以禮不知禮制乎外必先有以養其中聖  
門以仁爲學以禮爲規夫子一貫固非由於多識故仁即  
性性即太極不顯之德所以爲純一配天三無五至三無  
私豈第求諸於外歟因後世以無爲諱此等文義多恍惚  
難明故詳論之學者苟不返身而求猶必將以愚爲臆說  
矣

禮記恆解卷三十

晚年定本

坊記

雙流劉

沅輯註

此篇蓋孔子嘗語門人之言記者彙記以明聖人謹小  
慎微防患未然之意而曰坊記或全係孔子之言或不  
盡孔子之言當分別觀之註誤隨文正之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  
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辟讀譬坊防古字通

用與平聲

此節總言所坊之大要君子道備於身得志則制爲禮法以坊民坊蓄水使足障水使無濫人性皆善而質有清濁

刑言心角卷三十  
習有善惡故聖人以道坊其不足道理之總名得於身曰  
德德必內外精粗無弊而後全禮則檢束其身心者外  
禮則為淫刑以懲之而民有所憚命即天理之主  
宰願欲無窮以命坊之而以理制欲則敬畏自戢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  
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

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

慊日簞反  
亡讀無

約窮蹙驕汰侈不循禮則盜亂禮不外於人情聖人節其  
太過文其不及以適於中富貴貧賤其一端也不足以驕  
制度為之限不至於約恆產足以自給慊滿足也位尊而  
不自滿人皆安分循禮所以無亂聖人以德化民本無亂  
而禮又坊之故曰益無  
也不言賤者貧該之也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眾而以甯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

之貧亂甯為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

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好乘並去  
聲樂音洛

貧而樂者若孔顏是也下此而以樂道安貧為好亦有德  
者也好禮約己而濟人眾多易亂而安分守法者甚少引  
詩言民之貧亂非必甘為荼毒之行亦無以坊之所致故  
制國大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推此意  
以坊民諸侯豈猶有畔者千乘詳論語註  
高一丈長三丈為雉百雉長三百丈也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

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別彼列反  
朝直遙反

孔氏穎達曰疑謂是非不決當用禮以章明之微謂幽隱  
不著常用禮以分別之愚按貴賤因乎德之大小能之優  
細衣服與位所以章之  
別之民知引分故讓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尙猶患之

相去聲盍音曷

天無二日喻也無二上承無二王無二主而言尊卑分嚴則君臣位定春秋以下記者之言也楚越皆僭稱王不書喪葬正名也君謂諸侯鄭康成曰盍旦夜鳴求旦之鳥人猶惡其欲反晝夜而亂晦明況於臣之僭君乎上下亂故眾惑此逸詩也

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

同車同服皆謂同其制度雖同姓其車亦與君異同姓之臣與異姓之臣車同而服亦微異皆使民一望而知不以

混同為嫌春秋時車服僭踰者眾故即此以明別嫌之道既使同姓知遜於君又使知其貴於異姓故安分循禮感恩不為悖逆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甯使人浮於食

貪富貴而厭貧賤亂所由也食浮於人才薄祿重人浮於食祿薄任重亡無也食謂祿也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衽而審反上時掌反

惡美之反犯猶僭也齒年也禮六十以上邊豆有加良謂天理一方一偏也忘其天良而不知敬讓故如此亡也詩



小雅角  
弓篇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

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先後並去聲下章同

德益進則自小故不敢賤人後人御案莫尊於君而已之君猶為之謙則在己者無所不讓可知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借先亡者而後存者則

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借死而

號無告借音佩畜詩作助號平聲

方氏慤曰死為國家死事者亡為國家亡在外者錄其人  
之功以及其親族若周官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禮  
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之類死者君猶不忘則民勤於  
孝思故不借亡者君猶不絕則民勉於忠義故可以託詩

燕風燕  
燕之篇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

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貴賢能而不吝爵祿則民皆以不德為恥故興讓技謂才  
技古人貴者乃富故千乘百乘以車別賦祿古詩有乘車  
戴笠之詞則尚技賤車謂技之美者  
祿之也約言貴實行先言矜虛談也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

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

有言詢于芻蕘施去聲

酌民言斟酌其至公者而取之如此則有所施於民民以  
天奉之犯上犯眾怒亂下違上命信不欺讓不驕詩大雅

元言心角卷三十一  
板之篇言上當順  
民之心而虛受也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

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履作體

不爭化其讓也怨益亡樂其無我也詩衛風氓之篇引卜筮之體無凶咎以證怨益亡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

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度音鐸詩作宅

鄭康成曰度謀也鎬京鎬宮也言武王卜謀居鎬邑惟龜出吉兆正之武王乃成之引此以見武王不自是而歸功於神明為稱人之法也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

入告爾君子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

乎是惟良顯哉女讀汝於乎音嗚呼

君陳尚書篇名嘉善也猷道也順順君命行之陸氏佃曰臣良君顯以良故顯也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子克紂非子武

惟朕文考無罪紂克子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大音泰

鄭康成曰大誓尚書篇名克勝也武武功考文王也無罪言有德無良無功善也此武王誓眾之辭而今大誓則非

古本矣詳見愚尚書恆解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

鄭康成曰弛猶棄忘也愚按孝子不記親過而揚其美父之道父之善也記者因子言而引論語及書以證之高宗云在尚書說命篇言乃謹在書無逸篇記者節取而合言之以證不改父之道意謹天下皆樂其言也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

匱

忿含愠意微諫即幾諫也不倦即論語見志不從又敬不違也匱乏也不匱言其孝心有餘也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

睦厚黨親類必甚愛敬父母而後能睦於其黨合族謂與族人燕食令善也綽綽寬裕貌交猶更瘡病也馬氏曰秦康公送晉文至滑陽親之至也贈以車乘惠之至也繼以瓊瑰玉佩愛之無已也此為睦於父母之黨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

上衣去聲執專摯意父之至交為執與父志同道同者也其車其衣其人之車服非謂職位相同而不如其服也車於身差遠衣則附身故敬以別之

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養去聲

辨別也此為能養而不敬者言與論語告子游同

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辟音壁

御案不同位謂受爵於君不敢與父同列忝辱也君父之道宜尊嚴陳氏澹曰君不君而與臣相襲則辱其先祖以喻父不自尊亦為忝祖也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

不稱老全乎其為子也不言慈不敢自以為能育子也戲和悅以承親歡歎感傷也人情每厚於慈而薄於孝故此言有子事親者宜如此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

長上聲

長民為民上者老近於親者也近者上猶敬之故民必興孝於下御案公事之地皆謂之朝廷如入學鄉飲鄉射是皆

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鄭康成曰有事有所尊事也愚按尸以象其生主以存其神事死如生矣修宗廟敬祀事該祭禮一切而言追孝誠敬追慕必求其通追遠如此生存可知故民不忘其親也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

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

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詩云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

食禮之食音似

祭器籩豆簋鉶之屬饗食禮敬賓客用之盤盂之屬為燕器菲不失禮美不逾禮無禮則不為敬也禮具而不敬則為虛文主人親饋與否而客之祭不祭分焉亦視其敬否而已故君子苟無敬禮之實雖美不食引易以明奢而慢禮不如儉而恭敬為神所福又引詩言醉酒矣而必云飽德蓋不徒享其燕而貴其敬以此意示民民皆知義重於

利矣

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醜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眾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

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齊側皆反醴音體度

如字

鄭康成曰戒散齊也承猶事也淫猶貪也御案醴酒即禮運醴醜醜酒即禮運粢醜醜此實三齊而言酒通名耳非昔酒事酒之三酒也孔氏穎達曰味薄者在上味厚者在下貴薄賤厚示民不貪於味尸飲三眾賓飲一尊者得酒多卑者酒少示民有上下祭祀之未聚昭穆相獻酬教民相親睦堂下之人觀堂上人以爲則上下內外更相做法

也詩小雅楚茨篇言祭之禮儀盡合其法度笑語盡得其節制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霑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偯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飯音反

喪禮一節遠於一節所以見死者日遠於生人不可不竭其哀誠弔以憑柩為親愛弔壙弔家皆明弔者哀死之誠不以死而背之也鄉飲酒禮主人迎賓至門三辭至階下三讓皆主人先入先登是每進以讓薨而不葬不及時葬蓋葬以安親非遠親也浴於中霑七旬解見檀弓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

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  
以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

鄭康成曰升自客階受弔賓位謂反哭時也既葬猶不由  
阼階不忍即父位也沒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  
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奚齊卓子皆獻公之子  
獻公卒其年奚齊殺明年而卓子殺春秋書曰弑其君卓  
是踰年稱君也不爭不令父子相爭愚按君父天倫之大  
者而春秋至有亂弑者其弊皆起於無禮夫禮禁亂於未  
萌而養其良心於幽獨苟有毫髮之欺悖即大亂之階也  
故即二節以明禮之慎微或疑子不應自言書法然私語  
門人亦無不可且云魯春秋或春秋原文本然歟韓  
宣子見魯春秋謂周禮在魯則魯春秋固史之優者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  
唯卜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

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內

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  
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

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弟與悌同長上聲  
饋又作餽音同

不貳不自貳於尊長有君不謀仕一心無二也卜之日卜  
仕之日稱二君以定所事臣無二君擇君而事之死靡他  
正也而待卜乎此蓋二君皆賢智而臣不若伊呂者故卜  
之也示民不疑君父同尊也示民有上下一心奉上無自  
便也天子為四海之主故無客禮而臣亦不敢私有其室  
車馬至重不敢私以饋人凡此者皆不二其親與君也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  
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

其饋易曰不耕獲不菑畬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先

竝去聲菑音緇畬音

余賤行之行去聲

禮賓主相見必先以幣帛將敬明先盡其致敬之事祿人之惠我者也下申明之財以合彼此之歡而必先以禮自盡不先重財而徒以幣帛相遺致其私情則必皆有倖澤何事若無事而徒以幣帛相遺致其私情則必皆有倖澤之心故爭也人餽於己或有故不能見其人則所餽竝不視之引易言不耕而獲不菑而畬皆無其本而求其利則凶以此坊民民皆知輕利而重實行也易辭無凶字此斷章取義耳爾雅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田菑即新田也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

不盡利以遺民公利於民也詩云獲者之遺其餘聽人捃拾可以為不盡利之證食時飲食之時不力求珍饌坐以其皮藉坐也羊皮貴犬皮賤以例不盡利之意葑菲下體皆可食詩人以喻己雖下人言有可擇此引之則言不盡利之人以利遺人人感其德音如詩所云採葑菲者不遺下體蓋不盡利者不忘惠人也葑蔓菁菲菑類下體謂其根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自獻其身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別必列反取七

樹反從七容  
反告音谷

凡過度者為淫章明也無嫌無安嫌疑禮得而心不以男女相見為嫌別理絲數為紀喻分別不淆亂也有幣者必有媒有媒者不必有幣男女無別則為禽獸伐柯伐木以爲柯克能也執樹也從直也南其畝為從東其畝為橫獻其身無禮而自貢先言坊民後引詩言咏歎之以明無媒無父母而會即無別也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

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取七樹反去上聲

厚猶遠也娶妻必備六禮妾不然亦有幣焉如買也古固無買妾之禮吳孟子非妾也而以之證者言妾猶恐同姓何況於妻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

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繆與穆通故大饗入字記者之言

祭禮男女同之所以備外內之官而孝饗也非是不交爵陽侯殺繆侯其事未聞或因燕饗而美其貌後因兵爭殺之而取其妻如楚滅息以息媯歸也古禮大饗同獻無他國諸侯助祭者此蓋春秋以後之事記者言男女無別釀禍至廢饗禮甚言其失耳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猶以色

厚於德見去聲辟讀避遠去聲有見實賂其材藝也同志為友辟遠辟嫌遠之大故喪病也朋友之交以下謂凡朋友皆然不止寡婦之子厚於德



好色甚於好德也愚按寡婦之子非盡不可友而亦非盡為辟遠也第防微杜漸禮亦有之

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為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

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

好下並去聲泆音逸遠去聲

引子言好德如好色見常人多篤好於色故坊之當嚴也下申明之漁色廣取如漁也在上而下取故云下漁非但謂取於國中不夜哭嫌有所思不問其疾嫌媚略之也上云姑姊妹女子子及問疾諸事皆族中禮故結之以亂於族

子云昏禮壻親迎見于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

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迎去聲見音現

鄭康成曰舅姑妻之父母也妻之父外舅妻之母外姑愚按承奉也妻父母奉子以授壻即其女之所歸必由父母授恐事或違乎男女之正也禮於男女重別如此坊民婦歸以禮而無私褻之嫌婦豈猶有不至者

附解自古聖人為君相為師儒皆道得於身而廣為禮法以範斯民其制於外而動靜咸宜者悉其存於中而渾然至善者也然人心之變化不時禮樂之流傳易失故文武周公之法積久而亦陵夷孔子力行以教門人日用言行之禮既折衷而使之遵循克復歸仁之功尤詳示而使之實踐所以成就者多坊之為言蓄德於內而檢察於外也外

不使侵內不使溢動靜交養之學固存乎其間記者習聞  
聖論而彙記以爲斯名其意良厚然禮禁亂之所由生猶  
坊止水之所自來防其流亦安可不清其源哉萬事萬理  
莫不咸具於心而心有入心道心正其人心純乎道心其  
功豈一朝而至君上者民之父母也己身正而因以正天  
下六德六行人人習以爲當然則順帝之則道一風同不  
必言坊實無處非坊讀者其推類而求返身而思庶有以  
成己而成人耳

禮記恆解卷三十一

一晚年定本

中庸三十一

雙流劉 沅輯註

中庸一書漢書藝文志載中庸說二篇戴暉中庸傳二  
卷隋書經籍志載梁武帝中庸講疏一卷是漢時中庸  
一篇已有別行之本不自宋儒始也自朱子著四書之  
名而元延佑復科舉遂以之取士中庸大學以朱子章  
句爲準今仍四書之舊另有論註茲不復贅

表記三十二

表標也夫子平日所言記者彙集標以爲法而名曰表

記非因事因人問而言故其語繁簡不一亦或義未盡  
宣解者多誤今悉隨文正之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此蓋孔子辭攝相後周遊思歸而言故稱歸乎隱而顯身  
隱而道德著也矜有意矜持莊自然整飭厲亦有意振厲  
威威嚴信平日誠信孚人子因無所遇而  
欲退藏故以修己無求於外意示人也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  
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

躬

鄭康成曰失謂失其容止之節也玉藻曰足容重色容莊  
口容止甫刑書篇名忌之言戒也言外莊敬而心戒慎則

無有可擇之  
言加於身也

子曰褻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無相瀆也

禮者節文而已節文不明慢瀆所由生也禮盛者不文則  
以襲為敬如大裘不褻及尸襲禮不盛者尙文則以褻為  
敬如君在則  
褻無事則褻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

祭以致其追慕即極敬矣而不繼之以樂朝以經  
理政事即極辨矣而不繼之以倦始終敬慎也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

敬慎非徒欲免禍也而禍自可避誠篤非求表著也而光  
輝自不可揜恭肅以自飭耳而恥辱自遠為務外而招禍  
恥者  
言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儻焉如不終日儻仕鑑反

莊敬則神安而氣日精明安肆則志昏而身亦縱弛儻與儻通身心解肆若儻弱不能終日者然君子則自強不息也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敬也子曰狎

侮死焉而不畏也齊側皆反見去聲

敬基於微不以鬼神幽遠而齊戒不以見君為常而擇日皆防其微也小人不知此而狎侮至死不君子深歎之也擇日見君蓋出使而歸及致政者如孔子沐浴而朝是也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母相褻也易曰

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告音谷

辭以通情禮以致敬非是則褻而不敬引易明不褻之義事人事神情孚而敬達一也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

仁人心也萬善統焉天下無不仁而猶為人者故為表義所以全仁節制而得其宜者也報施準乎仁義而情誼相屬故曰天下之利易文言利者義之和是也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甯后非民無以

辟四方大音泰辟音璧

禮記卷之三十一  
施德者獲德報則民勸於善施怨者獲怨報則民懲於不善詩言一言必有答一德必有報可見所施不可不慎也人君操賞善罰惡之權至公至明民所以賴之相安而為法於四方也此為治民者言故與論語異

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怨謂私怨非君父之讐可比者也忘其怨而以德報之愛其身以行仁者也以怨報德不仁已甚故為刑戮之民鄭康成曰寬猶愛也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

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

好惡竝去聲

鄭康成曰一人而已喻少也人非聖賢大抵有所慕而為善有所畏而不敢為惡故君子責己則嚴道必自盡責人以恕法順民情

子曰仁有三與人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

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

鄭康成曰仁有三安仁利仁強仁也愚按同功異情其成功一也而其用力之始情則異也馬氏喻孟曰過者人所避惟仁者受之而不辭利仁知仁之美利而行之強仁悔過而自勉於仁其究亦可安仁矣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

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

左右取相須而成之義仁即性也具於心而為體本仁而施諸萬事曰道為用故又申之曰仁者人也人之所以為人道者義也施諸萬事合宜之謂世或不知體用一原動靜相須或厚於仁而義不盡協人感其恩而親之然施不合宜弗尊之也或厚於義而仁未施至人服其明而尊之然誠懇未周弗親之也

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為無失王去聲鄭

謂義上脫一有字

至謂全體之精粹義裁制合宜之名有大小精粗不同考則稽度其事理道之至者仁與義合一故王其次能裁制而不盡合乎仁如霸者之功名是也考道者雖無仁以為之本而凡事慎擇故可以無失石梁王氏謂義道以霸非孔子之言然此乃借霸以形容偏至之謂非取霸者也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憺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憺七感反今毛詩作躬

有數言行仁非一端隨其所造皆可謂仁長短小大喻其得失參差之數也中心憺怛常憐愛於是其天性慈祥者也率仁者之法而行之雖不盡出於誠亦能取資以為仁者也詩言豐水有芑武王豈不採之喻一才一長武王皆用之是能培植仁德以貽後者故為數世之仁若國風谷風之詩言我今尚不能容何暇憂及其後則止於其身之仁也引詩斷章取義不拘本文語義故於有聲之詩增武王烝哉句而谷風之詩亦不依其本意

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勝音升入聲

喻仁於器則至重而難舉喻仁於道則至遠而難行所以然者以仁之取數至多一言一行亦仁言其全則非聖人不能備也勉於仁者不亦難乎言為仁者無安於小成取仁不必求全責備也義即仁之裁制執義以量度人精義

者有幾故難爲人  
以人所可能之事望人則一事合義  
仁也充而至於事事合義即全仁也故賢者可知已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  
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  
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

上聲行去聲好鄉  
去聲俛音免  
仁即天理安仁心純乎天理而安樂之也大雅言德若至  
輕而民莫能舉惟仲山甫克舉之無有不足待人之助小  
雅言高山則仰之景行則行之喻見一仁則學之也故子  
贊其好仁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則非好仁矣惟忘身之老  
不知年數不足而俛焉日有孳孳  
孳死而后已則可謂好仁矣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

聲去  
仁者人也不好仁而他好爲失其所好言仁之難成也由  
人人失其所好仁者以仁爲好即有過亦易解免論語所  
謂苟志於  
仁無惡也

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  
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温

温恭人維德之基  
夫音扶  
鮮上聲  
呂氏大臨曰恭則不侮得禮之意儉則不奪得仁之意信  
則不欺得用情之正以敬讓行之雖有過差亦不甚矣又  
申言之不侮人則人亦不侮故過寡矣情實不欺則人亦  
信之故可信矣不奪人則知足人諒其儉故易容如是則

失之者鮮引詩言温恭可該三者是德之本也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

愧于人不畏于天制行之行去聲  
上文言仁之難成欲自修者毋失所好此言仁之難成欲立教者毋過苛責不以己所能者病人不以人所不能者愧人不矜其長尤恐形人之短也制行制為行誼以教人不制以己非不以聖人望人乃不遽責以己所能也  
所慕而勸勉有所感而愧恥以行聖人之言節齊之使中節結誠意相維持文文飾移變化極推廣其志壹專一於

仁也引詩言以明如此善誘則人皆知愧人而畏天

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經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鷩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衰七雷反

經田節反鷩徒兮反濡而朱反稱去聲

此申上文容貌衣服之義而歸本於德行也容也辭也皆本於德德蘊諸心而見諸行內外交飾有德者必驗諸行有德行者斯容服必端修辭必謹即衰經三者之色以見其哀敬不可辱之德行所謂有諸內者形諸外而先即容



元言心角卷三二  
服辭言之蓋慎於外乃愜乎心也引曹風候人之詩以鵜  
在梁則不濡其翼比候人赤芾不稱其服正欲人重視容  
服而思其稱之之本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  
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

義者各盡其道而協宜也無貴賤皆然天子親耕奉粢盛  
秬鬯於上帝敬天之義諸侯勤勞輔事忠君之義也凡他  
推可類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  
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  
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

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  
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  
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  
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庇必利反藟音壘施  
音異凱亦作愷弟音

悌與平聲  
下之事上也其事皆上之事故須有大德庇民可以盡事  
上之心也然其心則為君撫此民以宣上德非有一毫君民  
之心也仁之厚謂忠愛之至役於君也恭儉信讓仁禮  
之事而其意則以此為君役而廣君之德非自尚其事自  
尊其身也儉於位不求尊位寡於欲不求厚祿以位祿讓  
於賢為君得人卑己尊人小心畏義又言凡事皆然若此  
者凡以求事君而已得之君與之也自是盡忠不貳天命  
至誠無貳者也故以此聽之詩大雅旱麓之篇以葛藟之

繁盛興文王之多福而美其凱弟不同子以為舜與文王周公皆足當此詩也四聖人皆有君民之大德而小心事君小心不同之實也故又引詩美文王小心以證之盡忠事君即昭事上帝重小心翼翼不重以受方國

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

行去聲處上聲

節節取壹專一也生名而死為諡以諱其名所以尊名也然必節取其美以諡之所以專表其平生德惠之實一字之節非必能盡其長也而甯節毋濫恥名之浮於行也事可大而不自大功可尚而不自尚所以求處情實而免虛

譽過行過高之行不可為訓故弗率循以處篤厚陳氏謂本分上不加毫末是也彰善美功則賢者益勸自卑而民敬尊子言其德徵君子則非欲民然而然也后稷教民稼穡開萬世之美利非一手足之烈也而稷恐名浮於行故自謂便習農事之人耳引此以證上文之意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戚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強平聲說音悅毋無同

葉氏夢得曰凱言其樂弟言其順強教教不倦也說安得其心也與民同樂而不至荒以禮相約而不過嚴威莊貌之恭也而出於自然孝慈愛之至也而不稍怠肆四句申凱弟之義父母皆尊親也舉其重者言之

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孔氏穎達曰下謂下賤之命君之教令愚按此承上文而言尊親不能相兼惟為民父母者兼之以足上文難字之義非謂父母之尊親果判然也命近於民民狎而玩之鬼處於幽民畏而憚之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

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尙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

巧文而不慚賊而蔽遠去聲蠢傷容反

三代聖王其治天下以仁義無不同也特其因時立法久而不能無弊又須有以善補救之夫子故歷陳其概如此使後世有所折衷焉非謂禹湯文武之治猶有不足也夏承唐虞風俗淳朴尊其命令以示率從事鬼敬神戒其慢瀆至於治民則引而近之加忠厚焉祿賞為先威罰為後皆忠厚之意也然而未流則民親而不尊其民多蠢塞愚冥喬亢鄙野朴而不文殷人懲其敝而救之於是尊神率民以事神使有所畏懼悚動先鬼先罰以忱其心而後禮以教之賞以勸之然其未流民尊而不親信鬼神之過而至於蕩不安靜畏罰之過而至於求免無恥周人懲而救之於是尊禮善施以人道往來施報之常祛其信鬼畏罰之敝引而近之加以忠厚其賞罰用爵列以黜陟為勸懲

然其未流親而不尊趨利而巧慧  
文飾而不漸相賊害而昏蔽不知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

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強平聲

此言三代民風之異夏民質樸上人未煩瀆其辭不求備  
大望於民而民自親上久未厭怠殷人禮度未詳而以民  
風漸澆求備於民必欲使之為善矣至周人則以民無不  
可為聖賢禮樂詳盡使民強於為善盡其人道之當然而  
不瀆神以求福然而爵賞刑罰之制亦窮極無以復加矣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子曰虞夏之  
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勝音升下  
二勝如字

此承上文而言法三代者當善損益虞夏時質民風亦少  
華鶩法之尚可以寡怨於民蓋民樂趨於簡易也殷周民  
風益繁聖人折衷而立法以歸於中不善學之則不勝其  
敝因言四代聖王文質皆美特虞夏質多文少殷周文多  
質少故效法之者當善取耳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  
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憺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  
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  
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  
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無私至公死不厚其子言既不傳位亦未封以爵祿齒於  
丹朱也實謂財貨辨別也猶寬而栗也愚按憺怛愛之誠

忠利忠厚利民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則民之所以奉舜也富而有禮以節之惠而能散以給之君子有位者尊仁畏義化於舜之仁義也恥費即富而有禮輕實即惠而能散忠者易於徑行則犯義者主於裁制易不順文煩易不靜寬大易無分別今皆不然蓋德之美者德威不恃威而人自敬畏德明不恃明而人自莫欺非虞帝孰能如此深美之也夫二帝三王其德同則其致治亦同特舜承堯之化恭己無為遇有獨隆又當時民情淳樸異於後世故夫子尤深歎之非以是而薄三王也勿誤會之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

先資其言以言為事君之先資也至君用其言拜命則自獻其身有死無二以見所言之信君有責於其臣委以重任死於其言矢以終身受祿不誣受罪益寡稱其職故也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

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

呂氏大臨曰利及天下澤及萬世大利也進一介之善治一官之事小利也愚按此言事君必求有利於君民而惟恐受祿之有愧易言不家食吉正謂事君有利於民而非徒以受祿為榮也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

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共音恭女音汝

陳氏澔曰下達趨乎汗下是也學人有志事君往往利祿及身喪其本來遂流於小人矣不尚辭以實有勲德為貴非其人弗自己不由匪人以進亦不以匪人事君也引詩明此為靖共此為正直而神亦將與之以福祿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調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

調亦作諂

遠君疏遠之也近君親近之不得於君而強  
諫嫌於諂得君而不諫則專於為利之人

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邇臣親近之臣獻可替否輔贊於君成君德如和五味守  
持久意宰冢宰大臣兼內外公卿而言慮四方天下一切  
政治皆預籌之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  
何日忘之

陳者直指君過諫君而恐揚君之惡傷君之意愛君之  
至也故引詩以明之鄭康成曰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  
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易遠去聲

難進不苟進易退不苟祿人皆不躁進則位當其才而有  
序亂賢不肖倒置也相見之禮主人迎賓三揖至於階三  
讓其退也一辭而出主人拜送  
賓去不顧喻難進易退之意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

竟與境通  
要平聲

鄭康成曰違猶去也利祿言為貪祿留也臣  
以道去君至於三而不遂去是貪祿要君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

必可以行道而後委贄既  
知遇則死生以之而不懈

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

鄭康成曰亂謂  
違廢事君之禮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辟音避難去聲朝直遙反處上

聲孰與孰通

鄭康成曰履猶行也愚按不避難死於其事不辭賤必求盡職得志不敢自喜尤必慎慮而繼之不得志不敢厭怠更熟慮而繼必求終事而後告退愛君忠職之厚意然此非素無利祿之志者不能故引易以明高尚不事正深重其事不倖進所以能成其事也

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鵲之賁賁人之無良我

以為君

鵲音蕪賁音奔

上言臣事君之道此又言君當自慎唯天子代天治民無一不當體天之心合天之道士受命於君君出命順理則臣自恭順不然則不阿意曲從也引詩以戒君不可以無良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餒

行去聲餒音談

言為心聲亦可以觀人而不可以此盡其人之平生也蓋敦行者或訥於辭天下有道人勵實行天下無道人尚虛

辭枝葉者幹之餘也不能賻而問其所費嫌為虛辭也下  
放此水淡而可久醴甘而易壞交接尚辭而不貴實則言  
甘如醴亦終壞耳  
引詩以證甘以壞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  
問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

歸說譽平聲衣去聲  
食音似說音稅

口譽人口惠而實不至也問饑寒則衣食之稱善則爵之  
正不口譽之實詩人憂昭公之無所依而欲其於我歸息  
是口如是而心  
亦如是者也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  
甯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

亦已焉哉菑音災  
已音以

口飾恩惠而無實取怨菑之道也君子甯使人責其不諾  
不以口惠致其後怨引詩以證口惠之義晏晏情相說且  
且言相許而不思踐言此等  
不思踐諾之人亦復何望哉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

與穿音川窬羊  
朱反與平聲

不以色親人不虛為善色以親人情疏貌  
親無誠心而虛詐欺人如穿窬之盜也

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情猶心也信實也巧善也即論語忠告  
而善道之之義此為諫君規友者言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



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

敬天地者必敬神明神明司天地之功化者也神明何以見無非卜筮之用凡理之當為者無庸卜筮也惟國家大事及祭祀所以必卜筮以求神明私褻之事不敢卜筮也大事及祭祀所以必卜筮者不敢犯上帝不許之日月既卜筮後則遵行之不敢違卜筮卜筮不相襲皆所以敬神明也不相襲見曲禮

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

違龜筮

鄭康成曰大事有事於大神有常時常日小事有事於小神無常時常日臨有事筮之剛日柔日順陰陽也陽為外陰為內愚按不違龜筮雖用剛用柔有定而亦必決於卜筮也呂氏大臨曰內事外事泛言眾事耳如郊用辛社用甲自別有義難以剛柔取類剛柔見曲禮

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

牲音全齊音谷

盛音成御案承上不違龜筮言卜日既定而後以牲牷禮樂齊盛奉之則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愚按無害無怨神享其敬而民受其福也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

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易音異

后稷為稷神祭稷禮尚質故言易富富備也承上文言事神明之事而結之以此明祭祀本於恭儉神明不尚虛文即后稷之祀以明之辭恭則心必誠欲儉則禮易備上文所謂無害於鬼神無怨於百姓者也引詩言后稷肇祀以來世有恭儉之德至今無罪悔以證上意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

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處上聲大音泰

鄭康成曰威敬言其用之尊嚴天子無筮大事皆用卜也守筮守國之筮國有事則用之道以筮者始將出卜之道有小事則用筮諸侯入他國則不筮不敢問吉凶於人之國也諸侯受封乎天子因國而國唯宮室欲改易者得卜之愚按天子適諸侯舍於廟至尊無二又大廟本吉不須卜也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

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

徐氏師曾曰祭用祭器燕用燕器禮之常也唯主人敬賓則變其常而用祭器陳氏澹曰敬其禮故用祭器敬其事故詢龜筮不瀆不褻以其敬故也

附解聖人以身立教作止語默無非道也上智之資則而效

焉又從事於本原之學若顏曾端木諸賢步趨恐後一有所疑必就正之既而記其要為論語大義已無弗該矣及門之士或未深造而尊其所聞亦私輯以為此篇而名曰表記夫聖言天口天之理固在聖人而聖言之精微實不盡於是何為乎言表而第以是哉蓋聖人之為表者在乎心性倫常內而萬理渾含外而泛應曲當其或因人因事叩其兩端暢所欲言則語無不盡義無不兼此篇雜記子云初無淺深次第讀者易以淆亂又虞夏殷周等文前人

或疑其非不可不詳詰而共證之也孟子曰觀水有術必  
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謂夫卽一斑而窺全豹固不  
得謂見淺者遂難見深耳故愚詳釋本文而又明表字之  
義欲學者必知聖人之所以爲表乃知聖人之所以爲言  
明者其鑒之焉曰天之賦固亦聖人而聖言之辭雖賈不

禮記恆解卷三十三

晚年定本

緇衣

雙流劉沅輯註

此篇多言好惡而獨以緇衣名篇者惡惡亦所以勉善  
也又篇首引緇衣故卽以之名篇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易去聲

上以恕待下下以忠事上上下下無詐虞而百度可貞刑安得煩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

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好去聲上惡去聲下如字

鄭康成曰緇衣巷伯皆詩篇名緇衣好賢欲其貴之甚巷伯惡惡欲其死亡之甚愚按人君患在好惡不明卽明矣

刑言心角卷三十三  
而不誠則善無以勸惡無以懲如緇衣巷伯之誠則不必  
屢以爵賞善而民自忠厚不必輕用刑罰惡而民自悅服  
引大雅言文王為萬國之儀刑亦由是也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  
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  
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  
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孫去聲

首六句說見論語語格心遯心即所謂有恥且格免而無恥也愛之如子誠信不欺教之以德也恭以涖之齊之以禮也不倍與孫忠順也引甫刑言苗民不用天命制五虐之刑虐民民怙惡而行上亦絕世詳見書呂刑恆解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

甚焉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好惡竝去聲

鄭康成曰甚者甚於君也民之從君如景逐表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  
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  
之式

遂順而行之言遂利於仁也豈必盡仁禹一人仁臣不必盡仁言不必朝廷盡是仁人而禹仁則天下自化之引詩書以證其義各詳本文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  
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棣德行四國順

之好去聲長上聲說悅

通格詩作覺行去聲  
章志章明己好惡之正貞教正而不可易之道尊仁萬理皆統於仁故以之為尊而愛民如子則所以仁之者至焉故民專致行己惟恐失上之歡格大也直也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綽故大人不倡

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

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讐于儀

綽與紉通音弗危行而行之行竝去聲讐愆通比絲而合之曰綸綽長繩喻王言其端甚微其究甚大游言浮言不實之言也上人言行相顧則民亦化之不過其言行以自危引詩以證言行不可過也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

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

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道行竝去聲於音烏

理非言不明故道人以之而行則所以踐言也行端可法又以禮禁之然後不善亦歸於善慮其所終必其言之可行稽其所敝必其行之久而無弊民化而效之亦謹言慎行矣引詩證言行必慎大雅明文王亦敬其言行而已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

望長上聲

不貳如法而無雜常從容有常中禮而安也壹專一蓋外莊敬則內安詳故引詩言衣服容止言行皆善則為民望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

言政教之不行由爵祿不足勸而刑罰不足懲也其不足勸恥由上褻刑而輕爵引康誥敬明乃罰甫刑播刑之不迪則非褻刑輕爵者比矣甫刑原文播刑之迪此多一字蓋古人引經多斷章取義以意折衷不拘原文播刑之不迪言政教播於刑所不及之處非徒恃刑罰也而爵祿該其中矣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甯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

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

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

大夫卿士治平聲比音昇道去聲毋竝音無葉音攝

忠敬謂君待臣也富貴過君徒富貴之臣亦徒富貴自恣治治其職事比朋比為非大臣為民之表必任賢而敬之邇臣近君民以之伺君得失當慎選而道民大臣權重小臣常易忌之近臣親任遠臣嘗欲間之外臣疏遠內臣尤易毀之使之各得其所而不偏聽則不怨不疾不蔽矣鄭康成曰葉公楚縣公葉子高臨死遺書曰顧命小謀小臣之謀大作大臣所為嬖御人愛妾疾憎惡之也莊后適夫人齊莊得體者嬖御士愛臣大夫卿士皆賢統名之於莊士汲冢書以葉公為祭公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

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

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仇與迷同

所賢所賤民所好惡也賢否失宜民是以不親上而教煩亦復無益夫子曰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即此意馬氏

孟曰詩言始求我之法則如不我得其好可謂篤矣及其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得而反不用我君陳所言未見聖思

之甚既見不從其所為亦如君知賢而不親也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

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

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

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

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大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

不可以追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維

終夫音扶易竝音異大音泰兌作說吉作告天作先相去聲

凡人覆沒於禍患皆在其褻狎之地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水之德易狎而難親也故易以溺人辭費而煩

招尤府怨易出難悔君子易溺焉閉愚鄙卑鄙民雖無知然苟慢侮之則立畔故大人易溺焉慎修身敬事而已

大甲言上人毋顛越命令以自覆敗若虞人射禽機弩已張必往省視於括合度則釋慎之意也兌命言口足以起

羞甲冑足以起兵必當慎之衣裳所以命有德慎其與人干戈所以止亂當省躬以靖之於未萌若不慎之必自作

孽而不可逃故又引大甲以證之國語曰忠信為周尹誥言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其輔相者亦有終能慎故也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甯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好竝去聲雅今書作

牙資作咨陸氏曰詩無上五句餘在節南山篇而無能字或逸詩也

心與體相依存則俱存亡則俱亡以此喻君民之不容歧視至切也先正先世正人之賢君正人不徒以言也即其言之明且清以見其心之正不自正而百姓亦勞敝正上文心體相關之義引書言暑雨祈寒民猶不能無怨於天見君於民當敬從民欲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行去聲

壹專一於義類同類也人臣事君身正言信則專壹於義而善類相孚可以冀諫行言聽

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

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之行有聲去

申言上文之意有物言皆實德有格行不踰矩志成於終身名傳於後世上文所謂義壹也多聞以下又其所以有物有格之故志記也質正也多聞多志折衷以求至是親體之也精知精而益精以致其知略約也惟知之既精故約要以行無不有物而有格此數語上文所謂行類也成王戒君陳出入與眾虞度其是非類之說也詩言淑人君

豐已互存卷三三緇衣

子儀一而不  
忒壹之說也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

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好惡

聲好仇好如  
字鄉如字

毒害也鄭康成曰鄉方喻輩類君子以正自持故於正者  
必好之小人不正而讐忌正人有鄉同道相與也有方邪  
僻相容邇者親其德故不惑遠者聞其風亦不疑孔  
氏穎達曰詩周南關雎篇斷章云以好人為匹也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

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上惡  
去聲

賢者未必不貧賤惡者未必不富貴以此定其賢否而又  
輕與輕絕之則是本無解於賢與惡而好惡以勢利移也

直昏亂耳鄭康成曰詩言朋友  
以禮儀相攝不以富貴貧賤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畱焉詩云人之好好我示我周行

好去聲行  
戶剛反

私惠以私情相惠而不合德禮之  
公也不自畱卻之也周行喻大道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

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射音亦  
詩作斆

軾所憑以為禮無軾則無以為乘車之禮矣喻人有德則  
其言必善衣以彰身必至敝而後衣之事終喻人有行必  
觀其終服之無射言服之久也而君  
子言行審於始要於終可以類推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

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

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小雅曰允矣

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

命于厥躬上行如字下二行去聲周田觀古文作割申勸文書作甯

言必可行行必可言中庸所謂言顧行行顧言也何可飾寡言而敏行乃成信實民則而化之皆不得夸美而飾惡矣

御案引詩大雅以證寡言小雅以證成信引書以證民皆化於善其說並見詩書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

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

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

事神則難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偵婦人吉夫子

凶與平聲兌讀說純作煩偵作貞

南人南國之人不可以為卜筮以其無恆不足與神相通也龜筮靈於人猶不能知其所懷而況人乎極言無恆不

足信於人也引詩證龜筮取有恆爵無及惡德則民皆自立而事可正蓋人事即天道用賢以為民則民立於善而

正其事始可事神純專務也不此之務而煩瀆事神則為不敬蓋事煩則亂以之事神必難不煩者恆其德而已故

引易言不恆德者羞來於不及防第恆之義非拘守一端之謂當審其常變經權而衷於一故又引恆其德貞婦人

吉夫子凶以終之

附解此篇與坊記表記皆彙輯聖言而上篇以坊表名此獨

舉緇衣二字名篇記者其殆有深意乎蓋人之所以為人

者天理而已天理無不善而七情之發見於好惡者往往乖宜豈性有不善歟氣質偏而物擾甚耳孔門以爲仁教人正欲其葆此天理之正而清乎好惡之源第克己復禮功非一朝而事由實踐非賢君相持其綱明師友廣其化人亦安能樂而就之此篇首言爲上易事爲下易知而卽繼以緇衣巷伯易事者親民如子親愛之則不苛求之也易知者父事其君瞻依之則無復欺慢之也而其平日道德齊禮尤有經猷焉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其聞善若決江河惡惡等於豺虎凡所以建賢與能者無不周備

虞三代道一風同者其不在斯歟夫大學之道基於誠意而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乃免自欺及其心正而身修也尤必好而知惡惡而知美乃可齊家至於平治天下亦不過絜矩好惡而已然則好惡之正豈易言哉此篇首言上之教民而卽承以從好不從令歸於上之好仁亦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意自修然卽治人亦然故曰尊仁以子愛百姓明乎仁外無子民之道則亦非仁無以端好惡之本記者其亦有窺於聖學之原者矣第仁有全體有一端一端之仁愚夫婦可以與知與能全體之仁則必盡性至命而

後可當自漢代誤解子罕言仁而後世又益以影響之談  
於是卑者以仁為難能高者視仁為奇妙而不知仁即性  
性即天理也無人無好惡即無人不當循天理好惡得其  
正則仁失其正則非仁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  
也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聖賢日以仁望人正以不  
仁則好惡乖而百為謬奈何恍惚而求之耶

而破惡惡與破致致身代與自與其小五而良於此大  
與三外與一與同皆其不亦誤與夫大學之與基氣相與

禮記恆解卷三十四 晚年定本

奔喪 人門三代自西州東而西而 雙流劉沅輯註

男子志在四方奔喪之事不幸而時亦有記者所以記  
此三代無遭喪去官之文漢人乃往往去官安帝初令  
非父母不得去職而常義楊仁以兄憂去譙元弟憂去  
賈逵祖憂去亦未嘗不奔喪但去職必待君命或請之  
而君不許則外從公事退而私喪之如其倫今制父母  
之喪去職餘與否蓋君事重於私親法至懿也詳見附  
解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

鄭康成曰親父母也以哭答使者驚懼之哀無辭也問故問親喪所由也不以夜行雖哀戚猶辟害也哭則遂行者不為位也御案行百里者痛親窮日之力也

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

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舍音赦竟境同辟音避

見星二句申上不夜行之義未得行或君命有要政也至竟望其竟哭感念親也辟市朝鄭康成曰為驚眾也

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經於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

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鄉去聲

孔氏穎達曰升自西階人子升降不由阼階今未忍與於生也括髮袒者喪已經日不笄纚故也若尋常在家親始喪則笄纚至明日小斂畢乃括髮序東在堂下序牆之東非堂下之序東也前送賓畢而反位後送賓畢而反位故云皆如初御案士喪禮既馮尸主人袒括髮絞帶在襲經前此奔喪無馮尸禮故襲加首經乃繫絞帶而加要經之散垂於其上變於在家也

眾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相去聲

彭氏絲曰眾主人諸子兄弟眾兄弟鄭康成曰次倚廬也按此謂奔喪者初至家眾出門迎之也出門則眾止哭而奔喪者不止哭既入門相者即闔門告以就次成服

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

送賓皆如初

鄭康成曰又哭至明日朝也三哭又其明日朝也皆升堂括髮袒如始至必又哭三哭者象小斂大斂時也三日三哭之明日既哭成其喪服杖於序東拜賓成踊送賓反位皆如初居喪之禮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拜賓送賓

為去聲

非主人非喪主也賓蓋為奔喪者而來者故云為之拜且主喪與喪主微別而前人多混言主喪者主辦喪事無論有子無子誼親者主之以居喪者哀痛昏瞆恐附身附棺一切有不周也喪主則為之後者此非主人自當指齊衰以下喪而彭氏云奔喪者喪奔祖父母喪皆父主之雖亦通而子以父為主人究於詞不順且父在則卑幼奔喪亦不得如上文所言之禮也

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於序東

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

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

齊音咨 衰音催

免音問 下俱同

孔氏穎達曰中庭北面不升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屬於主人也主人唯饋奠有事乃升堂無事當在堂下故奔喪者亦在堂下也父母之喪來至喪所乃改服襲經帶今齊衰以下之喪亦至喪所乃免麻而改服也陳氏澠曰免麻加免於首加經於要上文言襲經於序東此言免麻於序東輕重雖殊皆是堂下序牆之東凡袒與襲不同位也待之待此奔喪者以其非賓客故不變所哭之位孔氏穎達曰此男子奔喪故待之無變若婦人奔喪則待異於男子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

免經於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鄉去聲

奔母之喪與父微異其必父在則然也若父已沒理當喪母如父而前人過為分別弊由誤信儀禮不經孔孟論斷致生許多傳會今故略之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髻卽位與主人

拾踊髻側瓜反

鄭康成曰婦人姊妹女子也陳氏澹曰東階東面階非阼階也婦人入者由闔門闔門東邊之門髻說見小記鄭氏曰東髻髻於東序不髻於房變於在室者也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客之也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卽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卽主人位經絞帶哭成

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相去聲

不及殯葬後乃至也尸柩不在家故哭於墓先者先主人也此奔喪者其必死者子弟故如斯哀踊而卽主人位以其當盡禮如主人也故經絞哭反位成踊告事畢在墓地之禮畢其當歸家盡禮固猶有事

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卽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眾主人

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相去聲

陳氏澹曰遂冠而歸者不可以括髮行於道路也冠謂素委貌入門出門皆謂殯宮門也孔氏曰五哭者初至象始死為一哭明日象小斂為二哭又明日象大斂為三哭又明日成服之日為四哭成服明日為五哭皆數朝哭不數



夕哭故為五也既期已後朔望朝哭而已未期猶朝夕哭不止五哭也陳氏滌曰哭雖五而括髮成踊則止於三下文免成踊亦同

為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

為去聲

鄭康成曰壹括髮謂歸入門括時孔氏曰及殯不及殯皆壹括髮

齊衰已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於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

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孔氏穎達曰齊衰下有大功小功總麻日月多少不同若奔在葬後而三月之外大功已上則有免麻東方三日成服若小功總麻之喪則不得有五日成服小功以下不稅無追服之理若葬後通葬前未滿五月小功則亦三日成服其總麻之喪止臨喪節而來亦得三日成服東即位奔喪者於東方就哭位拜賓主人代之拜賓成踊奔喪者於主人拜賓時成踊御案奔喪者為父母不及殯殺於及殯齊衰已下又殺於其子在墓又殺於在家故哭於墓則免麻而不袒惟歸入門則括髮袒而已又哭三哭之袒鄭氏以為衍文是也襲字亦當是衍字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為位括髮袒成踊襲經絞帶即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

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

鄭康成曰不得奔謂以君命有事不然者不得為位位有鄰列之處如於家朝夕哭位矣不於又哭乃經者喪至此踰月節於是可也言五哭者以迫公事五日哀殺亦可以止陳氏澔曰篇首言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此乃詳言其節

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

親喪無不歸者除喪而後歸或阻兵革異國者也蓋聞喪在外亦服盡哀特不備禮耳故其後歸之禮如此若竝未聞喪今始歸則當追服三年喪也東東方主人之位遂除以前此聞喪即服特未臨尸柩今歸見墓而哭袒成踊以

伸其哀遂於墓所除服也主人子之在家者喪禮已終故不踊

白齊衰已下所以異者免麻

齊衰已下除喪後歸惟首免麻哭於墓所無括髮等禮

凡為位非親喪齊衰已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經即位袒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眾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

拜賓相去聲

齊衰已下喪有故不得即歸聞喪先為位而哭盡哀東面免經即位袒踊畢襲衣有弔賓則拜送如在家之禮其哭也三日而五哭即止以急奔喪故也既奔喪至家有賓則主人為之送賓以初至未成服也迨既成服後則亦拜

賓鄭康成曰五哭始聞喪訖夕為位乃出就

若所為位家遠則成服而往

御案若字作轉則上節乃家近無俟成服而往者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總麻即位而

哭

御案此因父母喪望國竟哭而推言之服重者哀深故哭早服輕者哀淺故哭遲也雜記兄弟之喪大功已上見喪者之鄉而哭蓋以上則該齊衰而見又較近於望彼約略之辭

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

所識於野張帷或曰母之黨於廟末句今本逸

鄭康成曰黨族類無服者方氏慤曰廟者神所居有尊之道故哭父黨寢者人所居有親之道故哭母妻黨師以道之尊而有別於父故於廟門外朋友以德之親而有別於母妻故於寢門外所識特與之相識而已故於野以示其遠焉愚按檀弓師吾哭諸寢與此異寢親而廟尊義皆可也又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陳氏曰無殯則在寢矣是也

凡為位不奠

聞喪為位而哭不久即奔喪故不久奠也

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

御案始死哭踊襲小斂大斂哭踊凡四士襲無踊則三凡夕哭皆不踊不數朝哭無踊亦不數天子七日而殯始死襲斂加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朝哭踊凡九諸侯五日而殯始死襲斂加二日三日四日朝哭踊凡七大夫三日

豐邑返葬卷三十四奔喪

七

而殯始死襲斂加二日朝哭踊為五若臣雷滯他國聞喪不得奔喪為位而哭數亦象之

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

御案大夫在家聞君喪即哭有弔者不敢拜之避君嗣也

諸臣在他國為位而哭不敢拜賓

御案聘禮赴者未至哭於巷不為位衰於館未可以凶服出也赴者至則趨而出於時可以為位矣而猶不敢拜賓避為主也

與諸侯為兄弟亦為位而哭

鄭康成曰族親婚姻在異國者御案兄弟之在他國而未仕者服斬已仕者如舊君

凡為位者壹袒

孔氏穎達曰初聞喪應為位者初哭一袒而已又哭三哭則不袒若為父母之喪則又哭三哭皆袒

所識者弔先哭於家而後之墓皆為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

踊為去聲

陳氏澣曰所識已葬矣而弔之必先哭於其家者情雖由於死者而禮則施於生者故也賓主雖拾踊然必主人先而賓從之故曰從主人也言皆者於家於墓皆踊也

凡喪父在父為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

不同親者主之

陳氏澣曰父在而子有妻子之喪則父主之統於尊矣父歿兄弟雖同居各主妻子之喪矣同宮猶然則異宮可知親同長者主之父母之喪長子為主其同父母之兄弟死亦推長者為主也

者為之  
主也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

陳氏澹曰小功總麻之兄弟死聞訃在本服日月之外不稅服而猶免袒以倫屬不可不為之變也但拜賓則從吉拜而尚左手

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鄭康成曰雖無服猶弔服加麻袒免為位哭也孔氏穎達曰兄公於弟妻不服不為位卑遠之弟妻於兄公亦不服尊遠之也婦人降而無服族姑姊妹嫁者元是總麻既嫁兩無服雖無服亦當為位哭之弔服如麻

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

奔喪者為士有大夫至先袒拜之成踊之後乃襲衣尊大夫也士來弔初亦袒襲衣後始拜

附解孔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蓋周制天子雖宰天

下而諸侯實各君其國各子其民特禮樂征伐統於一尊巡狩述職以時考察而黜陟之故各國臣民仕於本國者多其或貢之天子而為王朝卿士則食采畿內不似後世仕必違鄉父母有隨任在籍之殊忠孝恆不能兩全也東遷以後王政不行諸侯侵奪士大夫乃有去此適彼臣於他國者然父母之喪不去官其居憂而又奉公所以吉凶不相妨者六經未有明文此篇所記奔喪其春秋後之事歟夫人子無故不離其親惟仕與學乃奉命而遊然遊必

有方使或侍養無人應不容舍親而他適卽商賈謀生不  
得已而客寄亦必有道以處之蓋先王以孝治天下不使  
萬鍾之富易其菽水之情非苛也人子之年日壯則父母  
之齒日衰篤於孝者卽一室蕭然而左右承歡此外亦復  
何求況文武周公之制人各有田國各有君卽困頓無聊  
而抱關擊柝亦可以供俯仰故奔喪之文聖王不著記者  
沿周末之俗而掇拾傳聞以爲此篇其講求於儀節亦至  
詳明然而元公未垂其制孔孟未言其儀豈非以其爲事  
理之變而非人子所忍言乎人生以忠孝爲本五倫以君

禮親爲大受爵於朝固不得復私其家而非實有忠主匡時  
之才亦不得藉口靖共輕違色養從古聖賢濟世之情雖  
殷而用世之遇恆難豈矜高尙哉上無知己下鮮明揚而  
苟且求榮則無益朝廷空糜廩祿盛世亦何取於斯人況  
枉己又何能復有建白也若孔孟志扶衰周而不輕仕進  
不知者謂其潔身太過而實則堯舜其君之懷必重其道  
乃成其功欲分宵旰之憂勞者固未嘗稍釋於心也若不  
能然而僞託於栖栖皇皇以求升斗甚或倚閭望切曳裾  
情殷旣無以爲孝子又安能爲忠臣卽使聞喪哭踊搶地



氏穎達曰交手哭交手拊心而哭糜厚而粥薄薄者以飲之厚者以食之御案腎主哀哀甚則腎傷無以滋木而肝乾且涸金而焦肺也鄰里飲食之恐其以毀滅性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此鄰里之義

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

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

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絕志悲而已矣

懣亡本反殷上聲壞音怪辟婢尺反上上聲後

扶又反愴初亮反

動尸舉柩觸目而更哀痛故哭踊無數也志懣氣盛哀志鬱結於心胸而氣為之塞聖人故制為袒踊之禮使運動身體庶志氣下降也爵踊如爵之跳足不離地殷殷田田擊心與足踊之聲如壞牆者之聲也辟拊心也送葬時有柩可觀故曰送形反哭及日中而虞哀戀之誠精神相依而反望望汲汲如有追而弗及不忍親之去皇皇不甯惟恐親之未同反如慕如疑申言望望汲汲皇皇之心也亡亡其形喪喪其精悵悵望望愴愴惚惚太息雖哭泣辟踊盡其哀而心之所存者不盡此也故又申之曰心絕志悲兩言而已矣非謂情盡於此正言無可如何之悲終無已時也



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微幸復反也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苦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微古堯反壙古晃反

苦始占反枕去聲

孔氏穎達曰反哭之後虞祭於殯宮神之所在故稱宗廟以鬼享之尊而禮之冀其神魂復反也愚按親在外不敢處於內親在土不敢安於牀哭泣無時服勤三年如親在而朝夕侍奉之此思慕之心孝子之志實凡人天良之自然而不容已故曰實也

或問曰死三日而後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滿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後

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匍音蒲匍蒲北反又音服衰色

追反爲去聲

三日斂冀幸其復生貧富不同則所以安柩與生人居室之地必求其當益衰謂求生之心方氏慤曰未忍斂者孝子之心存乎仁三日而必斂者聖人之禮制以義

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免音問下同

祖衣而露肉爲肉袒肉袒形褻故冠者不肉袒不褻冠之尊也鄭康成曰免狀如冠而廣一寸

然則禿者不免偃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  
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為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  
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

偃於縷反跛補  
火反錮音固稽

音啟

免袒踊皆喪禮也而有疾則各廢一禮優之也而必致其  
哀則同日惟哀為主明必致其哀禮特哀之女耳又以男  
女哭泣不同言哀之至則  
同無容哀甚不必為容也

或問曰免者以何為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總

唯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

為去聲

不冠喪禮去冠而以免代之也童子未冠不為族人總惟  
無父母而主家則有總服有總服則免矣既因當室而有

總則免  
且杖矣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為父苴杖苴杖竹也為母

削杖削杖桐也

苴七  
須反

竹桐一也言其扶病同而特父母取義稍別耳苴麻也其  
幹可以為杖後人以竹與桐代之故記者云然詳見喪服  
小記

或問曰杖者以何為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  
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  
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  
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羸力  
垂反

鄭康成曰言得杖乃能起也父在不哀謂為母喪也愚按母喪可哀而父在則當節哀以慰父故不敢杖以動父之憂傷堂上父所處不杖不趨示不過哀促迫使父寬憂此孝子之志亦人心天理自然之實也天降地出喻言無端而曰杖者以節哀也曰孝子喪則與此杖也

附解周承夏商所重民食喪祭蓋養生送死人倫之大故於此尤嚴非謂他端不重也此書所記喪祭之禮為多而沿襲繁文失之拘鑿者亦有不知其由將舍本求末流弊更不可勝言矣記者記是篇而名曰問喪特表悲哀痛疾之情豈非有道之士憂世而為之者歟夫人為三才之主全

人道者即可參贊天地陶成萬物而功用暨於無窮然苟非父母何以有身非親曲成即有此身又何功業故罔極之恩昊天同量生則竭誠盡愛致其瞻依之良沒則哀痛憂思備其禮文之事固天理人心之自然而不容已也世教或衰人心或薄乃有居憂之時亦務為觀美者孔子曰與其易也甯戚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聖賢恆以知禮望人何獨於喪而專尚哀戚誠慮天性之漓而先王之典轉滋口實耳此篇所言非凡人子之藥石乎雖然能慎終者未必皆能負荷子曰孝子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生

而篤於愛敬然後沒而形神相依曾子嚙指而知痛萊公  
 捫瘡而生哀親之於子其一氣感孚之情固未嘗以存亡  
 殊也由是篇而讀禮始不違乎孝思之忱學者安可不求  
 諸本原哉

前錄近其人亦近然以有法愛之謂亦法欲傳美善於子日  
 憂思論其顯文之事固天賦人心之自然而不容已也世  
 之恩是天然量主限能術盡與疑其制於之與深限深  
 其父母何也自是非昧由氣明自此與何如樂姑同  
 人散許昭何參贊天賦則凡萬物而收用習於冊錄於

而篤於愛敬然後沒而形神相扶會于習指而知痛來公  
稱瘞而生哀親之於子其氣感乎之情固未嘗以存亡  
殊也由是篇而讀禮始不違乎孝忠之忱學者安可不哀  
諸本原哉

